

铿锵之声^①

讲述者

黄绮云、李洁平——时为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油印室工作人员。

袁文鹏（1929— ），中山海洲人，1944年参加革命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参与中共地下党主办的《持正报》刻印工作；解放战争时期，参与中山党组织的《星火出版社》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中山三区、十区土改队副大组长、区委兼大组长，十一区区委宣传委员、副书记，中山县统战部副部长，永宁、古镇公社第二书记、书记，1958至1959年任中山县《东风》杂志主编。其后调入中共佛山市委党校，历任理论教员、指导员、班主任、教务科长、党校巡视员，1989年离休。



袁文鹏

战时宣传，是鼓舞军民抗战信心、深入开展统战工作的有力武器。抗战期间的宣传工作载体，既有最直接面对群众的宣讲和鼓动，也有正式出版或隐藏于闹市之中的各类进步报纸、杂志、书籍。这些丰富的宣传手段，对全国抗战的胜利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。

^① 黄绮云、李洁平的讲述摘自：《记珠江纵队一支队油印室》，原载《中山老战士》报，总第21、22、23期。袁文鹏的讲述摘自：《关于地下〈持正报〉与〈星火出版社〉回忆》，政协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。



《正义报》刊登五桂山区军民代表大会消息。



《抗战报》

革命根据地的宣传队

在珠三角抗日革命根据地五桂山，活跃着一支十三四人的宣传队伍。他们分别为战地记者、编辑人员、刻写油印人员，担负着珠江纵队抗战喉舌《正义报》《抗战报》的编印以及登载党的文件、抗战新闻和战斗消息、政治和军事教材等任务。珠江纵队铿锵有力的抗战声音，从这里传播出去，鼓舞珠三角人民奋起抗日、保家卫国。她，就是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油印室。黄绮云和李洁平是其中两名女工作人员。据她们回忆：

五桂山是抗日游击根据地。珠江纵队在这里组织发动群众打击日军、伪军，反击敌人扫荡。我们油印室的工作条件很简陋。武器就是一支用留声机唱针套入小竹竿上做成的笔，一块小钢板、一把小角尺、一盏小火水灯、一个装放蜡纸的竹筒和一部印刷机，蜡纸和油墨是通过各种渠道从澳门买回来的。墨油印在刊物上很快有梅花点，印的份数也不多。油印室有个姓马的同志，曾是香港印刷工人，

很有经验。他建议油墨加上白蜡重煮一次。经过加工的油墨，印的刊数大大增加，也更清晰了。

我们的“工场”是借用群众的一个小阁楼。床板就是工作台，石头和木箱是凳子。十几个战士工作和住宿都挤在那小阁楼里。夏天汗流浹背，蚊

叮虫咬，冬天手冷僵了，呵呵气暖和一下继续埋头干。刻钢板的弯着腰曲着腿，用力逐笔刻写，总希望读者能看得清楚。负责油印的付出力气大，在条凳上架着床板的工作台上，站着裁切纸张，裁下的边角纸还装订成小本子供战士学习之用。印刷时整天站着，左手捡蜡纸，右手拿油刷，手不停地印，站在旁边捡纸的同志同样手不停，眼睛还要看着印得是否端正，有时还要负责装订、封发，有时还要自己送到交通站。遇上《正义报》出版或刻印战斗捷报、快报的时候，写和印的同志常常彻夜不眠，通宵战斗。遇有转移，晚上行军一夜，白天同样坚持工作，不少同志熬得两眼通红，声音沙哑。当我们转移到一个村庄，居住的时间稍微长一些，大家还分头到群众家里串门，宣传抗日意义，有时还利用这个时候上山割草，以节约燃料费用。

我们隐蔽在群众的阁楼上。夏天，十分闷热，又没有蚊帐，山区蚊多，不少同志因而患上疟疾，但大家还是坚持工作和行军。到了冬天，每人只有一张薄毡，白天工作时披在身上权当御寒衣物，还勉强过得去。可夜里寒气逼人，那就彻夜难眠了。记得1944年的冬天，寒流特别严重。一天晚上，我们3个女战士住在一间小房子。床太小挤不下，李家瑚只好睡在水箱上，箱短人长，脚就搁在一个竹萝上，结果冷病了，发冷发热，神智昏迷。当时部队缺乏医药，连几颗奎宁和阿司匹林也没法解决，只好送她到平原治疗。她到平原后，群众借被子给她取暖，她也得到药物治疗，20多天后痊愈返回部队。司令部的曾萍常来帮助我们工作。她是周伯明参谋长的爱人。

黄绮云年纪最小，和哥哥黄一峰同在油印室工作。一峰善书画，宋体字刻写得很好。在敌人连续多路围攻五桂山时，黄一峰随军采访报道战士英勇作战、抗击敌人的事迹，写成战报、快报。后因连续行军作战坚持工作，身体极度疲劳，他发起高烧，又因缺乏医疗药物，敌人重重封锁山区，无法送出平原治疗，不能及时抢救而牺牲。绮云以坚强的意志，化悲痛为力量，以加倍的努力忘我地工作，坚持战斗。

1945年，敌人垂死挣扎，对五桂山发动疯狂的进攻。油印室工作更困难了，经常是夜晚行军，白天工作，而且随时因敌人侵袭而不断转移驻地。有一天晚上敌人突然袭击，我们仓促动员起来拿工具、背资料，很快转移到山沟里隐蔽。在山沟里还不时听到敌人的吆喝声、脚步声。我们沉

着气，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白天和黑夜，饿了就抓一把随身携带的炒米含在嘴里充饥。由于极度疲劳，我们经常陷入半醒半睡的状态，但我们始终坚信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地和部队取得联系。部队也到处找我们，终于把我们找到了，带我们离开了山沟。

除小部分同志随队坚持工作外，我们3个女同志和大部分同志都疏散到六区平原永丰一带。我们的任务是抄印小册子，分散掩蔽在群众家里坚持工作。一天，部队通知我们转移。当晚，我们一个姓李的男同志由交通员带领出发。因为靠近敌人，大家都放轻脚步，走的是烂泥田，雨又下个不停，走得很吃力。但当时支撑着我们的信念是一定要跟上，绝不能掉队。直至天亮我们才走到海边。由于我们在稻田中行走一夜，不少吸血的蚂蟥爬上了脚，上岸后还有六七条吸饱了血从脚上脱掉下来。

海边有一艘小木船在等着我们。我们上了小木船。船主是一对夫妇，他们要求我们不动声色地蹲在船舱内。船在风浪中前进，经过一天一夜，我们连黄胆水都吐了出来。退潮时，船搁在海上不能动。海面上有鱼虾，船主夫妇下海抓了一些煮熟给我们吃。填饱了肚子，大家精神恢复起来。几小时后，涨潮了。我们靠岸上码头，抵达宝安黄田。这里是东江纵队活动的地区。大家喜出望外，经过这么多的艰苦，终于跟老大哥胜利会师了。

第二天，经过一天行军到达宝安燕川，见到了珠纵一支队领导梁奇达、欧初、周伯明、杨子江等。领导分配我们继续随队搞油印工作。我们和曾萍、孙烈等被安排同住在一间大祠堂。不久我们就编入东纵路西督导处“五八”油印室工作。生活条件改善了，学习的机会也增多了。督导处的朱薇常来看望我们。

“八一五”日寇投降，我们欣喜若狂。当时部队发给我们一套衣料，我们准备做一套“列宁装”，穿着进城。可是这时，反共逆流来了。国民党要来抢夺胜利果实，夺取我们解放了的地区。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，珠纵的部分同志和东纵一起北撤。领导和我们谈了形势的变化，安排我们到香港搞地下工作。随即调派我们到港九大队，再由港九大队安排我们到香港新界。家瑚到大屿山当教师，黄夏到香港长洲鱼校当教师，绮云到宋子文办的火柴厂当工人，坚持地下工作。从此我们分手了，油印室也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。

“白皮红心”政权的秘密宣传武器

抗战期间，中山三区海洲是我党的一个重要地下据点。共产党员袁世根遵照党的指示，在此建立了“白皮红心”政权，并于1944年9月秘密编印一份油印报——《持正报》，宣传抗日。据袁文鹏回忆：

这份油印报由陈能兴同志（原广东省总工会主席、党组书记）提出，中共地下党员袁世根同志主办。袁世根在自己家里的小屋旁边建了一间茅寮，秘密编印。开始时，负责这份小报的有袁世根、杨基、容辛等同志，材料来源主要由我党领导的中山五桂山游击区供给，写社论的有上级领导陈能兴以及杨基（原暨南大学处长）、容辛（原新会县基建局局长）等同志。办报开始，刻写蜡板主要由地下党员杨基同志负责。他经常夜间工作，白天回海洲小学上课（当时杨基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）。初期，我在报社学刻写蜡板并协助油印。11月中旬，杨基同志调往新、高、鹤游击区。约从第6、7期开始，《持正报》由容辛与卢一萍（原大公报记者）负责编辑，由我负责刻写蜡纸与油印，并学编一部分，直至结束。我刻写蜡板，最初是参照五桂山游击区的油印，用三角板的内三角来托住铁笔嘴写的，但很慢，以后就只在写横笔时轻轻一托竖笔就不用托了，结果写起来就快得多。但要用块三角板托住，始终不够方便，还不够快。后来，我看到《正报》的一份油印材料是北魏字体的，印起来很好看，我就学着写，横笔右边稍弯一点，巧妙地利用了钢板的斜纹，成功了；我还看到一些书本用仿宋体印出的字笔划细又清楚好看，又学着来写，横笔稍向上斜一点，刚好顺着刻写蜡纸用的钢板的斜纹，结果可以不用三角板而笔画又很直地刻写出来以后，我刻写蜡纸时就干脆不用三角板而写北魏字体或仿宋体，以仿宋体为主。这样刻写起来就快得多与方便得多，且印出来的字样又清晰好看，且有点艺术性。后来，小报出版的时间长了，影响也大了，因而《持正报》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怀疑。他们散布说是五桂山区派人来刻写的（我学写蜡纸时是按五桂山区的油印品来学的，因此字样类似但又不全相同），并对袁世根提出警告。国民党“挺三”副司令屈仁则还肯定地说这份小报“很有五桂山气味”。后来，为了避免暴露，《持正报》于接近抗战胜利时停刊。这份报纸，对宣传党的抗日方针、政策，鼓舞群众斗志，坚定群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起了很好的作用。

【延伸阅读】

抗战宣传刊物

《横门》是抗战期间中共中山县委的机关报。先后全文转载了毛泽东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《〈共产党人〉发刊词》等文件，刊发了《论气节》《讨伐卢宝永》（卢宝永为中山伪县长）、《苦斗了一年》等文章，还编辑了一组《烈士传》，介绍杨殷、陈延年等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。这些宣传刊物发挥喉舌作用，唤醒了民众抗战的热情。除此之外，各区也编印了一批宣传刊物，二区区委创办了《铁流周刊》，由杨子江、黄石生等人主编；三区区委创办《持正报》；四区区委创办《正气报》《民气》，由曾谷、欧初、杨维学等主编；八区区委创办《黄杨山报》。1940年3月，中共中山县委派驻香港的中共党员孙一之、吴子仁等还创办了《今日中山》月刊，该月刊由阮洪川领导，社长孙一之，编辑陈嘶马、孙继普，主要报道家乡近况，颂扬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，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，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战、积极反共的行径，发行遍及东南亚、澳洲、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南美等国家和地区。华侨收到这份刊物后，视为“抵万金”的家书，反响热烈，纷纷寄来慰问、献金和药品等，为中山的抗日斗争出钱出力。



（整理自《英雄儿女各春秋——中山人民抗日斗争图志》，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。）

铁流周刊